

明大政纂要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二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隆慶三年己巳春正月乙巳朔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趙大祐卒

大祐爲人博大和雅勤於政事歷官中外俱有能聲上改元初言官咸稱其德器才猷足堪重任而大祐病竟不起時論惜之

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議薊鎮事宜

光言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透迤旣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參遊爲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

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於事三也韃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以懾服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大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

何所不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  
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  
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衡內地百  
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菁翳  
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  
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然邊兵惟習馬耳未嫻  
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迹浙江思用浙人願  
陛下更臣浙江殺手三千烏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  
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於臣所統領合練方  
今朝議紛曉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  
道官一人以督臣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請取  
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監軍亦可無設第以其事屬之巡

關御史便上是之召琥還京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等官詳議可否以聞於是薊遼總督侍郎譚綸覆議曰繼光所論兵事自練兵言其說有二一曰選區將二曰設副將自召募言其說有五一曰議班軍二曰清查衛軍三曰句補逃軍四曰廣召募五曰議行糧議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議曰今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爲兵車七營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卽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議鼓舞犒賞兵車火器其費安出臣綸議曰臣聞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繼光練兵犒賞請今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兩改設副總兵各二百兩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侈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尙未能充實

數宜亦取盈於犒賞銀存者止數萬兩恐山西有司仍以去年免解故事觀望逋延宜以時趣納並將各衛所軍器料銀盡數畱之本鎮議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綸議曰繼光所論兵多亦少之原內四事如役占違例驛遞騷擾家丁偏重守險無要臣等皆得以便宜處分無容贅矣惟是班軍無制事緒煩瑣當行督臣專疏議之其臨陣調遣二事除督撫鎮守外各標下之兵仍限以日程事緩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卒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車卒一百里皆以調兵文到爲始其失機誤事與邏卒探報不實者悉按軍法無赦至於六十四弊一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今以繼光爲大將而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區將則諸事可以次舉惟在陛下精選而熟練之寬其文法使得自效



耳疏入下兵部覆議俱從之

禮部尚書高儀等疏請東宮出閣講學

得旨待十齡來說

總兵馬芳乞寢已廕爲田世威劉寶贖罪不許

先是石州之敗世威寶旣下獄論死至是芳有功廕一子千戶芳上疏言世威寶以千餘弱卒抗數萬方張之虜而狼狽致敗遂置重典臣竊見二將才尙可用願寢臣廕子之命爲二臣贖罪御史王圻因劾芳恃功黨私兵部言石州之役總兵申維岳已伏誅而世威寶尙繫獄未決今芳以一念憐才之私冒昧上請誠如御史言宜戒諭芳令策勵供職而繫二臣毋赦上然之

工部尚書朱衡上節省議

言內府監局一切加徵浪用乞皇上親發訓辭俯容臣等隨事執奏上是之因命所司督逋省費悉如衡言

戶部覆甘肅巡撫王輪所奏禁虛名寬虛稅二事

虛名謂查盤委官抑勒官吏妄報附餘以獵能聲者虛稅謂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親行止憑詢訪虛加稅額以病民者二事有傷天和俱宜禁止上是其言

御史詹仰庇疏請慰問中宮

仰庇巡視皇城遇醫官自禁中出言皇后遷於別宮寢疾危困疏請時加慰問得旨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遷移居別宮冀稍安適卻疾耳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初仰庇疏上眾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聖德焉

都察院疏覆刑部尚書毛愷大理少卿王諍等議

都御史王廷言買休賣休律分別犯奸條下上承縱容抑勒通姦之條下接用計逼勒休棄之罪會意明屬姦情但律文止曰本夫本婦及買休之人原無姦字故部寺各執所見大抵部則爲夫婦大倫不可輒賣當一切裁之以法該寺則以律用正條罪難概擬欲將圖財嫁賣者問以不應量追財禮入官其貧病嫁賣及後夫用財買娶別無此情者不坐於情雖便頗屬紛更惟上加裁定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有姦情者不得引用

二月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條奏飭監務以廣聖教八事

一修理頽毀舍宇一督徵各處膳銀一請罷納粟事例以塞倖途一催取舉人入監就中察其志行卓然者破格用之因

薦四川閬中舉人傅太內江舉人趙蒙古可備學官之選一請復國初積分之法一公侯伯子孫例該送監者盡數查明教養以儲大用一處補分教屬官以重課督一查復祭酒司業見部舊例及將監生物故者卹助有犯者別衙門不得擅自拘提下禮吏二部覆議俱從之

復命給進表官勘合勿予路費

從御史李叔和言也

駙馬都尉鄔景和卒

景和性恬雅好文廢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儒者既召用時時爲上稱引祖宗視朝故事多見採納蓋戚畹之賢者云

築薊昌二鎮墩臺

總督譚綸言二鎮東起山海關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四百

餘里乘障疏闊防守甚艱宜擇要害酌緩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犬牙參錯築一墩臺共計三千座計每歲可造千座每座費五十金高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事則守牆守臺之卒居此瞭望有警則守牆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聚攻之虜二面設險可保萬全請下戶部發太倉三萬五千兩兵部馬價一萬五千兩以給工費兵部覆綸所言誠守邊要計得旨允行明年二月綸上言築城墩臺四百七十二座規制精堅可當雄兵十萬爲邊境百年利乞錄效勞將吏功得旨綸與劉應節戚繼光等陞賞有差

裁革南京遊兵部司並三江會口委用把總各一員

從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也

三月改貴州新遷程番府爲貴陽府



鑄印給之

敕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朝弼閒住

以其子昌祚暫領鎮事候勘明承襲時朝弼嫂陳氏復以疾爲辭不願南行又詔書召捕蔣旭等不獲事未及竟撫按官陳大賓等乃奏乞罷朝弼令其子昌祚暫領鎮務遣寧侯夫人張氏親至滇中就陳氏辨驗情實另行議處於是兵科給事中張鹵亦以爲言兵部是其議請革朝弼任而以昌祚領鎮事可否俟上裁決上以爲可許故有是命

夏四月總理鹽法屯田都御史龐尙鵬請纂造會計錄進呈御覽

言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較之國初不啻數十倍物力日蹙民生重困不惟陛下不能盡知卽天下宗藩與百司庶府或

亦不及知也乞敕戶工二部會查祖宗時郊廟之享祀內府之供億監局之織造歲時之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之祿糧百官之俸薪衛寺之校尉廚役京邊之兵馬城池漕河之供給匠作舊額幾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鹽鐵凡有關國家經費者各撮其總日照款類開貴在簡明不用煩瑣仍申言歲入幾何歲出幾何題曰隆慶某年會計錄進呈御覽時或有所增減各於項下改填每季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皇上朝夕置之座右並頒行各王府及內外衙門使君臣上下共知國用之絀民力之窘務求所以樽節而變通之疏下戶部議聞

鑄總理練兵關防給總兵戚繼光

五月陞編修王錫爵爲南京國子監司業

廣東叛將周雲翔等伏誅

先是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石甲子諸衛官軍禦之無功耿宗元御下素嚴乃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曾德久廖廷相雲翔等大懼乃謀作亂會宗元閱兵於教場雲翔等忽鼓譟躍起手刃宗元殺之執通判潘槐以叛遂與賊合已而潘槐自賊中誘擒廖鳳獻之巡撫都御史熊桴以所俘具聞給事中張鹵因劾桴解紛無略原任總督張瀚候代未行坐視不省及總兵郭成逗畱不前按察使張子弘監督無狀乞並議罰得旨瀚降一級聽用桴等俱住俸戴罪剿賊時雲翔等亡入賊巢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郭成等方率兵進剿而南贛巡撫張紳亦遣參將蔡汝蘭等兵至於是共趨大浦白雲屯以入平

山夾攻之凡月餘各部共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內生禽其倭酋一人從倭百餘人奪歸被虜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叛將周雲翔潰圍出走成部卒禽之捷聞上命陞賞八月論功陞劉燾左都御史塗澤民熊桴俱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讀書督撫如故俞大猷陞都督李錫郭成俱署都督同知餘各陞賞有差

杖御史詹仰庇於闕中削籍

仰庇言臣近查內官監錢糧如各庫廠及房租地租一切糜費動以御前供用爲名陰入私橐乞命戶工二部及巡視科道每月備查應畱應革及出入多寡之數以杜奸欺再查陛下前取戶部銀乃盡以供造鼇山修理宮苑等費使羣小得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上怒責仰庇悖逆狂妄累次不悛命錦

衣衛逮至午門前杖一百爲民

禮部覆議儀制郎戚元佐所陳宗藩事宜

元佐言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大破常格早爲區處則將來更有難處者昔高皇帝眾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爲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仍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定强者劫奪於郊衢弱者竄入於輿阜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法多園土之煩辟有勒盡之慘此又一時也夫高皇帝草創之初利建宗子文皇帝靖難之日思鑒前事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盡者矣國初親



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永樂間雖封爵漸增亦未甚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宗支入玉牒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卽盡今歲供輸之猶不能給其半況乎十年之後所增當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宗不敢擅更不知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且國初親王之祿五萬他絹段茶鐵等用亦復萬計然不數年而止給祿米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又不能給而於代肅遼慶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前後之言已不符矣永樂間祿數日殊秦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三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是文皇去國初未久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矣况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祖訓也而

靖難以後則寢之郡王子孫一體任用陞轉祖訓也而累葉  
以來皆無之則高皇祖訓列聖已難悉遵行矣其在今日事  
勢愈難尙可膠柱以調瑟乎臣不揆狂陋敢僭擬五事上請  
惟陛下裁擇一限封爵查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子之法而  
先帝未允臣謂生子不必限封則可限今國朝歷世二百餘  
年以親論之亦遞隆矣除初封親王姑就例襲封侯三世而  
後再加詳議外其累朝所封宜立爲限制如親王嫡長子例  
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長子例襲  
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  
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  
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執襲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  
者照舊請名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

登名科甲者一如王親事例止任外官其他力田通工等業  
從便生理可也如慮其力不能謀生宜量爲給貲親王之子  
不得封者年至十六賜之冠帶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不得  
封者有志入學賜之衣巾與各子俱給銀二百兩則或仕或  
不仕咸無虞失所倘其中更有遊蕩廢業者則譬諸家有不  
肖之子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或曰如此則出城郭如國之  
明禁何哉然臣嘗稽之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蓋爲近日  
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  
繩之雖出城何害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失職與  
交易憤爭將刑之乎亦一切貸之乎臣謂宗室不加刑責原  
非古道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法耳今宗室  
有過不治以有司是導之亂也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

所不爲匿名執役甘心捶楚若顯拔搢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何辱之有一議繼嗣查得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其守惟親王尙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爲親王之得封謂其爲天子之次子故崇之以體貌不使與兄弟行輩大相懸絕耳夫子孫相繼世富貴故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卽以本支奉祠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爲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請自今有絕嗣者止推一人管理府事不得冒請復繼王爵一別疏屬查得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卽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國終始將萬世矣臣觀祖廟之制親盡

則祧在祖宗且然而於卑屬乃祿及袒免以下不倒置乎今  
後奉國中尉授封再傳而下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  
銀一百兩使爲貲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一議主  
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君隨父之差等請封初不限其數  
之多寡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  
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  
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誥命列之官階足爲榮寵合將  
俸米免給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爲贍用  
出自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一百兩出自將軍者  
八十兩出自中尉者五十兩選配之婚聽其自爲生理其應  
舉入仕者悉授外任宗女宗壻除以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女  
壻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服婚資一體聽其自便一

議冒費查得冒妄子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生理則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棄及家貧無業者一概論革恐不聊生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爲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一議擅婚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再行覆請方許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假捏名色人各不同彼既不肯自首而奏鈔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者也夫各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饗殮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今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爲擅婚之子照舊給以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自便以後生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庶宗室有資生

之路而國家垂永久之圖矣疏入上下其章禮部尚書高儀言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臣等不敢擅議請通行各王府將奏內事理虛心評議務求允當條列以聞容臣等再會廷臣熟議上請宸斷施行上從之

預開四年分各邊鹽課

共一百二十萬五千三百一十四引常股兩淮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兩浙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引長蘆一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引山東八萬六千一百一十引有奇存積兩浙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引長蘆五萬四千二百四十二引有奇派中各邊俱用常股甘肅鎮兩淮八萬八千九百引兩浙一十五萬五千引計銀七萬一千五百五兩延綏鎮兩淮八萬四千四百九十八引兩浙七萬四千三

十九引計銀六萬八千一百六十二兩寧夏鎮兩淮五萬九千四百八十六引計銀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三兩宣府鎮兩淮一十萬四百四十一引長蘆六萬三千五百四十二引計銀六萬二千九百二十兩大同鎮兩淮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引計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十二兩遼東鎮兩淮四萬三千二百六十八引山東四萬二千五百引計銀二萬八千九兩固原鎮兩淮一萬九千五百一十四引兩浙七千引計銀一萬二千二百七兩山西鎮兩淮三萬九千七百四十六引兩浙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九引山東四萬三千六百二十引計銀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九兩薊州鎮兩淮六千四百四引長蘆三萬一千五百一十三引計銀九千五百六兩以上引價兩淮在各鎮俱五錢惟甘肅鎮四錢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一  
五分兩浙在各鎮俱三錢五分惟甘肅者三錢長蘆俱二錢  
山東俱一錢五分外兩浙長蘆存積鹽俱各運司開中以備  
發邊支用

六月兵部尚書趙炳然卒

炳然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清勤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  
時會百姓新罹兵燹炳然悉更舊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  
半以業貧民浙人至今思之

閏六月

秋七月造朝殿掛鐙及鼇山鐙

先是奉旨預造工部執奏今災異頻仍旱蝗水溢宜停止興  
作以應天心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陛下當恐懼修  
省何暇爲觀鐙遊宴之舉卽謂朝殿掛鐙不可缺則因其敝

壞稍加修葺取該監錢糧足矣上乃罷鼇山而令更新朝鐙之敝壞者

太常寺卿陳慶請申明部寺職掌

慶謂本寺非禮部所屬何得擅主裁革司官公移安得不署名禮部言以本部理太常之事爲侵擾則戶部之於錢糧兵部之於士馬皆爲侵擾矣疏並下吏部及是吏部覆言太常所掌乃祠部一事固不可概謂部屬亦難謂全無統屬其公移往來宜各仍舊上從之

致仕禮部左侍郎瞿景淳卒諡文懿

景淳爲人醞謹以學行聞歷典試多獎拔士論稱之

令沐昌祚爲都督僉事暫充總兵官鎮守雲南

御史劉思賢奏以爲不便行事故也

刑科給事中魏體明條陳五事

一懲酷刑一慎議讞一戒淹滯一省詞訟一禁廠衛其戒淹滯言有司牽泥成案憚於平反又多引嫌卻避卽在重辟心知其冤而莫爲伸理至發遣之類更相積滯動經數年宜行戒飭其禁廠衛言番校緝獲盜賊不問眞僞以榜掠定之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銜冤茹痛莫此爲甚自今宜送法司鞫審如情實罪當乃與紀功其濫及無辜者卽時疏釋仍罪及捕者刑部覆奏得旨淹禁獄囚在外者行所司速爲伸理在內者法司具以名聞

八月罷東西巡關御史

令巡按御史兼領其事

命趙貞吉入內閣辦事

釋田世威劉寶死罪

二將以山西石州失陷論死繫獄上忽傳諭所司釋之俱充邊衛軍令立功自贖蓋三輔臣意也

巡青給事中宋良佐以四事奏

牧軍勇士太濫草料侵冒太甚牧場地租多逋戶部止以牧馬地租不必奏差主事管理其他革弊事宜皆如良佐所奏又言御馬監高相等以御馬舊制非外所得與然會典云御馬監芻糧官爲置場收納是隨地冊設何嘗分內外哉惟陛下斷然以良佐之奏爲必可行相等之言爲必不可信奏上命悉如舊行

大閱將士於京營教場

從大學士張居正奏請也是日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六軍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二  
之士各效其能無敢誼譁違令者京師老稚莫不快覩稱慶  
以爲曠典云

刑科右給事中許天琦奏刑獄之濫其原有六

一則有司承上官意旨殺人媚人一則傾任書吏因公行威  
舞文析律一則以贓罰爲名多受民詞以陰濟其貪一則干  
譽悅名之士務苛察刻深謂之風力雖心知其冤而莫之省  
一則威嚴恐喝令民誣服而不敢訴一則長吏教化不先使  
民棄仁誼而死財利故獄訟繁興刑部覆奏報可

冬十月裁革河南冗官

唐府崇府右長史各一員開封彰德衛輝懷慶四府通判各  
一員沔池縣丞一員原武縣主簿一員歸德汝寧南陽三府  
知事檢校各一員歸德府睢州陳畱封邱扶溝商水沈邱河

陰汜水寧陵永城夏邑虎邑虞城考城柘城十四縣儒學訓導各一員汝寧府稅課司鈞州稅課局積倉大使各一員十一月令戶部奏開納例銀入數

傳諭令奏元年以來入數尙書劉體乾等具言先後開納銀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除已給邊餉外存者僅十萬九千九百有奇而各鎮年例未完尙欲補給上曰開納銀所以濟邊歲入尙不止此其十三歲戶丁料草鹽引稅課銀通計三年支用見存幾何具以數奏體乾等復言各項銀兩自元年以來已給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有奇存者二百七十萬有奇今補給各邊及官軍折俸布當用銀二十餘萬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計所入不能當所出上因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解納之數體乾等又言國家備

日大政彙要 卷六十一  
邊之制在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爲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爲九今密雲鎮昌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土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益以客兵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愈眾矣其今用芻餉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京運饋餉溢於常額而橫費者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備呈上覽上曰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爲國體恤其他弊姑置不問

南科給事中駱問禮條陳十事

其一宜酌用羣言不執己見其二宜日御便殿非嚮晦不入  
宮闈其三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其四風紀  
之臣當備員久任其五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如六  
科不能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益廣言路令匹夫  
皆得自陳其六臨朝決事毋使中官參與其七議國事惟論  
是非不拘好惡其八朝廷渙號擬則必當言則必行以挽積  
弊之習其九面奏儀節宜省文求實務在易簡可行其十修  
撰編檢等官宜更番直日乘輿言動奏報直簡備書修爲日  
歷疏上上以其言狂妄命降三級於是吏部補問禮於南京  
國子監學正有旨改邊方用

禮部尙書高儀四疏乞休許之

因南道御史傅寵論其叩壇請撰立文科道請中宮還位儀



不申請戚元佐條陳宗藩事宜阻格不行所指雖有未當儀  
奏辯奉旨慰畱而儀終不安故力求去以儀典禮效勞加太  
子少保賜馳驛歸

陞殷正茂爲僉都御史巡撫廣西

先是廣西以總督兼巡撫後以廣東未寧而廣西古田之變  
尋起勢不能專制於是議者皆言宜設專官督理軍餉兵部  
以爲請詔吏部舉堪任者以廉使正茂爲之

十二月黜元氏縣典史張儀爲民

儀以部糧至京陞南京倉大使意不能平乃訐奏文選司員  
外郎滕伯輪營私不公及僉都御史溫如璋兵備副使何東  
序真定知府陳奎夤緣乞陞狀上以儀挾私妄奏下法司逮  
問法司奏儀所犯宜編置口外詔爲民

令廠衛密訪百官

都給事中舒化等言祖宗設廠衛以捕盜賊訪奸細非以察百官也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廠衛不得與是以各司其事政無牽制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冤枉設由此網及忠良殆貽善類是非顛倒陛下將安從乎且陛下既委之廠衛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眾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惟上幸追寢成命以一政體安人心御史劉思賢等亦以爲言上俱付所司知之

汰錦衣衛冒濫官旗

黃浦等一千一百一十五人降革減替有差從科道官議也起吏部右侍郎陸樹聲教習庶吉士

吏部尚書楊博致仕

先是巡按山西御史郅永春論劾總理屯鹽右僉都御史龐尙鵬心術狡猾行事乖謬乞賜罷斥吏部議覆尙鵬才堪策勵宜畱用上曰近來吏部不查各官賢否應去應畱專事掩飾敢爲欺詐於是博上疏自訟請解職上以博引罪令致仕奪該司官俸半年勒尙鵬閒住屯鹽事務行各該巡撫官從實整理不必再差

起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兼掌吏部事

按拱以青宮恩以少師入內閣出筦吏部則奧樞內秉大鈞顯兼萬歷初張居正亦以青宮恩入內閣身都師相口代天言天下震焉蓋職業崇於中書體統尊於公孤儼然周宰漢相上矣

杖尙寶司丞鄭履瀄於闕下繫刑部獄

瀄言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恭默三禩寧曾召問一大臣  
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  
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話旣懲趙普奚從  
而補牘內批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善類旣失於振揚厲階  
陰啟乎闈寺言涉宮府輒肆阻撓便在私門堅不可破伏願  
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爲  
僻昵之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  
而和庶政以蠻夷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  
樹聲石星之流省納殷士儋翁大立等疏經史講筵臣民章  
奏必與所司面商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材之邪正自知  
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上以履瀄假借陳言妄議朝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二  
廷懷姦生事命杖一百繫獄

降巡視御史楊松三級調外任

時尙衣監右少監黃雄者乾清宮近侍也嘗以番體日私出  
徵子錢與居民鬪鬪市中兵馬司捕繫之明旦執送御史松  
所事不決而內監以雄不入直令校尉趣之校尉詭言有駕  
帖召雄松驗問無狀乃劾奏雄暴橫不法詐稱詔旨雄亦自  
辯不如松言上以松奏事不實不奉旨輒拘繫內侍官命降  
調而黜兵馬之捕雄者爲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吏科都給  
事中鄭大經等江西道御史王圻各疏爭之不能得於是巡  
城御史俞一貫等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輦轂下不法其論  
雄事雖激然爲陛下執法安民非有他也今松以一言輒出  
則不惟臣等臨事掣肘而風紀不振善良不安其於聖治關

繫不細惟陛下幸乞宥松以光聖德不聽

隆慶四年庚午春正月己巳朔

命議定京營之制

大學士趙貞吉上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強臣擁兵之害其爲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而聚之爲營旣歸卽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年間又增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尙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

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建議於五府之外特設戎政府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仇鸞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營兵則日弱矣臣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合無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訓練各程其能而以文臣巡覈之加賞罰焉收戎政府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敕拜印而命將於閩外事完則繳敕納印而歸將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隨所用而無不宜矣疏入上令與廷臣從實會議以聞久之乃集議東閣下惟英國公張溶等十六人請分營練兵如貞吉言成國公朱希忠等二十八人請革戎政武臣與印而仍用三大營如都給事張鹵言給

事中邵廉及魏體明御史尚德恆仍各上疏言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兵部尚書霍冀以爲然乃上議曰法未至於大壞者無貴於紛更議有涉於異同者則當從乎眾議今京營之制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折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於一將軍法不專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歲終考覈之操此正皇上所謂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聖子神孫所當欽承而勿替者況在廷文武諸臣多謂京兵之訓練不在於營制之更張而在於將佐之得人操練之如法似皆探本之論臣等參酌羣言竊論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少號令不煩而統紀明似屬穩便至於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此則防微杜漸相應依擬餘仍照祖宗三大營分營操練內五軍營多餘二枝均撥神樞神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二  
機每營共爲十枝惟智勇將官三員充總兵官各請敕一道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而以文職大臣一員量加職銜俾之總理每歲無事則居營訓練有警則總兵掛印出征事完回營照例繳印中間未盡事宜聽新任督理大臣及巡視科道官逐項查酌另行條議以聞得旨營制旣經多官會議明白俱依擬行

奪魏國公徐鵬舉祿米尋勒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爲民

鵬舉夫人張氏早卒無子庶長子曰邦瑞當襲封鵬舉愛其嬖妾鄭氏子邦寧欲立之先使人納賄嚴世蕃所詭爲鄭氏請封已而議遣邦寧送監習禮謀於兵部尚書劉采采以爲不可鵬舉卒送邦瑞邦寧知事不就乃亟具金寶首飾邀誠意伯劉世延於鷺峰寺世延受之密以書貽祭酒姜寶寶疑

不決會有助教鄭如瑾者故爲舉人時頑薄無行至是亦陰入邦寧賄證世延語於寶所寶遂戒毋納邦瑞駁還禮部行五府勘結禮部尙書林熾怒不爲報郎官王世懋陰佐之而鵬舉因遂畱邦瑞不遣居無何副使馮謙私候寶盡發如瑾與邦寧相結約語寶劾如瑾章下南京法司鞫問於是世延事亦發反移牒至刑部言己與徐氏世讐未嘗與鵬舉廢立議詞甚倨悍吏不敢詰惟如瑾坐革職爲民鵬舉奪祿米一月鄭氏追奪誥命邦寧及其黨罰治有差如瑾旣得罪恨寶發其奸乃密使邦寧黨揚言寶與世延同受邦瑞賂爲馮謙所訐而嫁禍如瑾以自解於是南京科臣王禎言世延受重賂於邦寧而爲之畫策寶受密語於世延而爲之駁查皆營私亂法罪當首論而刑部尙書孫植訊報不詳止坐一如瑾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塞責乞並罷吏部覆請令植寶世延回籍聽勘後南京法司  
希高拱旨坐寶贓千金而爲如瑾辯雪於是寶爲民植世延  
閒住如瑾復官然禎之論寶原無贓私語士論頗未平云

### 令海瑞仍巡撫應天府

刑科舒化言瑞著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汙滯不諳事體科  
條約束切切於片紙尺帛閒恐非人情如瑞第宜與兩京清  
秩以風激天下之士蓋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也得旨海  
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畱撫地方如故

附錄

內承運庫以空頭劄子傳諭戶部進銀十萬兩部臣劉體

乾執奏京庫錢糧以片紙取之無姓名印信真僞難辨臣責  
典守不敢發科臣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乞慎中旨以防欺  
蔽報有旨銀兩令如數以進

二月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

魏國公徐鵬舉卒

南京太僕寺卿殷從儉上言禦獾之策

從儉言廣西毒民惟獾而獾所畏服惟狼兵先年古田之寇雖時出時沒然未敢深入由防守有狼兵也頃歲議減狼兵置募兵已復盡革狼募二兵而用閩浙兵如捕鼠者易貓以犬然臣嘗講求禦之之法宜莫如調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以得地爲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所覬覦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令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名給以行糧資以嚮導進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遣諜媾求並勦勿赦則首惡必盡成禽矣又各獾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

寇未與犯城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  
旗榜分別良惡使眾心知所向背而不疑然後一鼓之下別  
立土官男年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九司事例授以巡檢  
職銜令其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管轄則今日之獐寇卽他  
日之狼兵納糧聽調與編民無異古田永無患矣上採行之  
總督南京糧儲右僉都御史張鑑卒

鑑以病篤乞歸得俞未行而卒鑑爲人貌類朴野而節行高  
潔士論稱焉

兵部尙書霍冀致仕

先是學士趙貞吉與尙書霍冀議營制不合會其鄉人給事  
中楊鎔論冀旨報畱冀疑貞吉嗾之乃上疏言貞吉有四憾  
於臣乞罷臣以謝貞吉貞吉疏辯曰往臣爲嚴嵩所逐起官

戶部四十餘日而尋爲張益所論罷益乃嵩之親嵩使劾臣於冀何與臣時以得去爲幸於冀又何憾大閱有期會近關虜警暫緩旬日尋卽舉行此時臣初入閣第附名疏未安得主之請釋二將意出三輔臣何至爲臣所誘趙岢失律本與主將李世忠申維岳同而與副將劉寶田世威不合臣據法持議何憾之有至於營制之議與臣相忤乃在近日去鎔論冀之時甚遠臣何以預知冀不從臣議而先憾之哉冀蓋自知賊私狼籍不爲清議所容而臣兼風紀之司故勇於造無端之謗欲俾臣與之俱去臣備近臣必待辯明然後請乞骸骨耳願將鎔奏付法司嚴訊有無上覽疏不悅降旨讓冀令閒住而慰諭貞吉

大學士趙貞吉乞休不許

有詔勉畱而科臣張鹵鄭大經舒化等交章請罷冀而戒貞  
吉言貞吉欲以鎔奏付法司恐非古待大臣稱簠簋不飾之  
義且尙書尊官事非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一  
逮問殊非事體於是貞吉求去益力上手詔褒答是日鎔辯  
疏亦置不問

詔盡復夏言原官仍賜祭葬諡文愍

致仕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諡恭肅賜祭葬贈刑部尙書

鈞爲人端嚴廉正嘗劾武定侯勛大學士嵩有直聲入官垂  
四十年始終一節士論許之

命應天巡撫海瑞以原官總督南京糧儲

陞僉都御史朱大器爲副都代之先是給事中戴鳳翔疏論  
瑞每日開門受訟動盈千紙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

謠至於散兵激變則糧餉不敷而取諸民壯之工食議處驛  
遞則仇視過客將一應正支盡行革免禁佃戶不得完租貧  
民不得償債皆迂狂顛倒之甚不可一日居地方疏下吏部  
覆議言瑞志大才疏宜改授兩京他秩故有是命

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

拱言宜於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禮部事平  
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關邊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  
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  
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次第推補尙書  
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以  
待用法當自兵部司屬始兵部司屬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  
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而又議以陞格如邊方兵備



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閒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頻年累歲常受苦辛斯其情亦甚苦矣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防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

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疏入上褻答如議行

三月改操江僉都御史吳時來巡撫廣東

裁革南京冗官

吏部驗封司主事一員戶部雲南江西二司員外郎各一員禮部儀制司主事一員刑部四川司主事一員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一員都察院都事一員通政司右參議一員光祿寺少卿一員國子監博士學正各一員太僕寺寺丞一員裁革南京糧儲都御史

以其事屬之南京戶部侍郎仍設巡倉御史一員佐之

夏四月以鎮平王府鎮國中尉睦樸爲周府宗正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一  
載堂趙府宙禎唐府載壇崇府各如例從河南撫按官舉也  
鄭府及方城萬安建德等官宗室鮮少各以其教授司之  
諭行錢從民便

從大學士高拱言也

五月調操江僉都御史吳時來於外任

初時來疏薦所部有司至五十九人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  
論時來濫舉市恩請調外任吏部覆可且禁自今陞遷及行  
取及任淺者毋概列名薦中

杖都給事中李已於闕下繫刑部獄

已與給事中陳吾德言近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請買年例  
金寶臣等及戶部執奏停止俱不蒙俞允比者左右近習干  
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洵洵咸謂陛下詔書不信

無所適從臣竊惜之上怒已沽名犯上命廷杖一百送刑部  
監候吾德黜爲民至八月刑部尙書葛守禮等因科臣舒化  
等疏請而言朝審之時罪在殊死者奏請處決情可矜疑及  
有辭者奏請末減再問獨內犯張恩等十人及都給事李已  
原未定有罪名今收繫已久僅存餘息而朝審之時又不得  
與旣不在矜疑之例又無復再問之條乞將恩等分別情罪  
輕重行罰宥已狂直放歸田里得旨已釋爲民恩等繫獄如  
故始法司意思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放眾翕然  
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裁革廣東巡撫

改總督李遷爲提督兼廣東巡撫事先是都給事中光懋言  
兩廣總督建置已久開府蒼梧坐鎮東西兩省居上游之地

明大正集要 卷六十二  
勢若建瓴今更設二撫臣不惟多官多費適滋紛擾而於人情馳騫事勢牽挽尤爲多端蓋兩廣錢糧兵馬止有此數向嘗以一提督用之則有餘今以二巡撫參之則不足況號令多門一遇有警輒彼此相推宜革撫臣復歸提督御史蘇士潤亦言之並下吏部覆可故有是命

命沐昌祚襲黔國公掛印充總兵官賜之制敕

雲南撫按官陳大賓等覆奏寧陽侯夫人張氏至滇中會沐朝弼嫡母李氏兄嫂陳氏兩夫人於公館俱自憇年老多病仍願畱滇終養其素助朝弼爲惡者惟蔣鑑未獲爾於是吏部以朝弼子昌祚襲職爲請上許之朝弼罪姑令執送蔣鑑自贖

六月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官加等陞遷

從掌吏部事高拱言也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西臨縣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邱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間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其他雖係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概以邊稱徒資俸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疏入上答悉如議行

前大學士李本奏復呂姓從之

令擇遠方有司正官

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廣東舊稱富饒之地近者民窮盜

明大正集要 卷六十二  
多皆坐有司不良所致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謂當於此等處充州縣正官之選或間參以舉人嚴加考第毋容雜流遷謫者得肆於民上則地方猶可爲也其廣西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亦當視此爲準上從之

迫斥原任巡按浙江御史龐尙鵬爲民

降原任布政李盤參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貞元僉事王宇各二級坐尙鵬等在任時驗解段匹多粗紕不堪故也

罷浙江提學副使林大春

初大春患浙士剽竊乃以己意割綴經傳爲試題禮科左給事中章甫端論其謬妄故罷之

禮部左侍郎萬士和四疏乞致仕許之

改謚大學士張治曰文毅

治初諡文隱至是以湖廣撫官稱其公忠亮直物望所歸而  
隱之一字乃違拂不成之義於治生平未協故有是命

逮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杖黜爲民

時北安門有直宿校尉負一屍棄門外承芳見之疑有好使  
收繫鞫問辭連內臣李陽春陽春恐罪及已乃先奏言死者  
初入內時偃臥無恙因念禁中非外人臥所故遣軍校扶出  
而承芳妄生事端擅加刑校尉當治上信之遂反坐承芳而  
釋繫者勿問戶科右給事中查鐸等及刑科都給事中舒化  
等俱請以陽春所奏下法司驗問不聽

秋七月禁章奏浮汎鋪綴

從大學士高拱言也

戒有司慘刻用刑



刑部尙書葛守禮等言我國家稽古制律例惟五刑笞杖徒  
流死各有等則卽罪大惡極眾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  
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期又三覆五奏若不得已而後加  
刑焉今在外有司凡有訊鞫不論輕重動用酷刑有問一事  
未竟而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  
命有若草菅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滎河知  
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甚可駭也請行各按官如有仍前  
照例降級爲民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容  
隱者事發並治且律條具在義例昭然而各官數未講讀旣  
不知以律自治又安能以律治人宜依講讀律令條敕下監  
司以實舉行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熟讀講解  
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舉人監生待選於吏部者每遇考選

摘取律例數條令其覆誦解釋以定銓選次第上是其言  
始註選河南山東糧道參議

吏部申議養病官員事例

凡到部在三年之外雖稱三年內給文仍照違限罷職其三  
年赴部而又稱中途患病者照有病致仕奏可

勒令戶部尚書劉體乾閒住

先是以內供不足數下戶部取大倉銀又令買金雲南體乾  
多執奏不卽奉詔上以體乾數抗旨手詔勒閒住

罷提督神樞營左都御史劉燾

以都給事中溫純發其通書賂遺故也

大學士陳以勤四疏乞致仕優詔許之

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五疏乞休許之

詔有司存問原任戶部尚書馬坤

坤時年八十餘矣

八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請汰歲餉浮甚者

守直言臣嘗考天下錢穀之數計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萬有奇而其中多積逋災免奏畱者一歲所入京師百餘萬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與焉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於入矣近者遣四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積者而盡歸之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一十萬有奇不足九邊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鎮

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一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在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至今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卽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規而汰其浮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事有緩急豈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籍以進惟陛下畱神省覽其用財約於往昔者必忠臣也則有賞糜費溢於故常者必非忠臣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聞上然其言令各邊督撫從實議處以聞

城通州河西務

九月改南京吏部尙書吳嶽於兵部尋致仕

詔先帝時建言被譴者毋得概行卹錄

先是原任刑部主事唐樞在先朝以大獄得罪故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以議大禮得罪上登極詔錄建言之臣樞得復職聽用俊民贈官廕子至是浙江撫臣谷中虛以樞老請加秩致仕而俊民孫秉禮適到部承廕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以爲非宜人臣歸過先帝反其所爲行己之私臆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爲當然願下閣臣議諭告天下以醒久迷之心以開久塗之耳目疏入上曰大禮斷自皇考可垂萬世諫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乃不加甄別盡行卹錄何以仰慰在天之靈覽卿奏具見忠悃諸陳乞並罷吏部仍通行曉諭自後有借例市恩歸過先帝者重論不宥

御史張守約追論都督陸炳十罪

炳當先帝時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流毒世蕃既已就戮而炳乃得保首領以富厚遺子姪宜追戮炳屍逮治其子繹姪緒家人佐籍其家獄既具刑部乃上言炳心懷悖逆連結權貴睚眦殺人顛越取貨擅侵戚里搜匿家財莊房田地歲入萬計珠寶金玉動至數千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繹緒踵習餘虐益肆猖狂隱世蕃之贓匿嚴紹庭於家狡猾不道繹緒宜褫職炳宜會三法司議開棺戮屍削奪官爵籍沒其產追贓還官諸疏內有名者如炳弟大常寺少卿煒宜革職惡黨支琮等五人宜永遠戍邊陸顯等八人宜杖徒得旨炳負國擅權播弄威福戕害無辜本當戮屍盡法第身故既久姑罰削其官職追奪誥命繹緒煒俱革職發原籍爲民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二  
餘如擬貲產贓物如數籍入紹庭發口外爲民佐邊衛永遠  
充軍

### 河決邳州

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餘艘不  
得進侍郎翁大立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  
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於是都給事中龍光御史孫裔興等  
皆以爲言請罰治河道諸臣責以後效令及時疏塞以通漕  
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  
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  
也今旣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能就惟築決  
口如曩時房村方略則故道宜可通至如泇口之議雖工費  
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歲疏鑿費亦自省令大立躬自相度

調其利害以聞其管河官員俱令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上是之

南京致仕戶部尙書孫應奎卒

南京兵部尙書吳嶽卒

嶽歷任南京吏禮部尙書以考滿如京師過家病卒嶽居官清介而質直簡易有古人風士論重之

詔祀故禮部尙書歐陽德於鄉

時江西撫按官言德文章行業爲世所重其門人後學相與祠而祀之宜詔有司歲時舉祀以從人望禮部覆請上特允之

命以方士王金等獄詞宣付史館

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近者審錄重囚閱方士王金陶世



明大正集要 卷六十二  
恩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等獄詞謂金等妄進藥物遂損聖體比金等子殺父律謂先帝是金等所害使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畱不美之名於人間伏望敕下法司從公再訊務見的確然後渙發綸音明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其誣於後世刑部尙書葛守禮等奏金倣文彬世恩守忠習故陶仲文術左道惑人世文稱習兵書亦非正術俱應爲從論第世文未冒陞賞守忠入京未久稍宜末減發原籍爲民金倣世恩文彬可編置口外所流妻子應赦歸詔如議

詔復京營舊制

兵科都給事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陛下柰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而用三文

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惟一心猶懼有十羊九牧之患况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卽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巡視京營御史王友賢亦極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部覆如純等言請仍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其副將參遊分統皆如近議上報允乃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

冬十月許加派江南兵餉

初以應天巡撫海瑞議裁革江南召募客兵已而巡按御史張問明言各兵業有安居遣之適以滋盜乃復命從議選畱至是撫臣朱大器言蘇州常州松江共有主客兵三千六百有奇其餘水陸兵亡論主客共七千七百有奇勢不得盡遣而前所遣者仍以各處軍餘民壯調補合之蓋一萬五百六

十五人又歲於防汛時募沙王兵八千是皆不可削計兵餉  
當用銀十二萬一千有奇而存者僅五萬不能充一歲之給  
宜稍加派以安眾心事下兵部請畱用官兵如大器言戶部  
議許加派兵餉銀三萬上報可

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

把漢那吉者虜酋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  
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娶壻比吉女爲之婦不相中那吉聘胡  
免捨金女欲昏之俺答聘我兒都司部女強娶之取免捨金  
女與之甘心焉那吉恚心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解以爲  
一胡酋於中國亡繫也總督都御史王崇古念以爲此奇貨  
可居於是豐館餼飭輿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  
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則因與爲市必繫送降人必保塞奉

要束陽申其舐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卽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而遙足羈縻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眾而吾以一屠耆谷蠡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黃酋聞其復反勢必忿爭其與黃台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讐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興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抑鬱愁苦彼不過一中國禁錮之囚而俺答怨忿擾邊不止矣是時俺答老傷孫突南走計中國恚虜歲入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腫率眾南叩邊索之邊臣言把漢那吉已部送北京乃予官職收養今欲取獨當乞恩懇求何得深入挾取是速禍也俺答聞乃引兵卻出塞而遣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

職貢祈那吉還崇古要以盡繫諸逃人爲主畫爲羽翼爪牙者以來庶得遣於是繫逃逆桀者趙全等八人以來易那吉勒令南京禮部尙書吳山南京刑部尙書黃光昇致仕

是時山與光昇皆以時望起用方屢辭待命未卽之官給事中韓楫等以爲遷延不敬請令山致仕而斥光昇吏部覆議山等果病則人已殘廢亦難適用故並罷之時謂楫專承望風旨以擊搏立威不復知朝廷進退大臣之體矣

詔京營協理大臣設館教習勳胄以儲將材

從御史趙可懷議也

掌都察院事大學士趙貞吉疏止科道考察

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言詞躁妄上千聖怒以致嚴諭今因此一人遂波及諸臣並及四年以前眾心洶洶人人自

危科道諸臣其中豈無赤心報恩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概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承意旨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消阻傷國家安靜和平之福也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皆因嚴致黨人之罪一時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陵夷以至於不救我祖宗設立科道畀以言責或是或非尙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爲懲戒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願收回成諭特加寬赦疏入上報已有

諭

詔准肅府輔國將軍縉燾襲封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禮部覆奏縉燾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此先帝獨斷皇上

親裁且肅府初封甘州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得稱極邊卽選擇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足鎮護不必變更條例上不聽竟封王蓋太監陳洪入其賄爲奧援部議不能奪也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請與都察院同考察京官

拱言京官六年考察皆吏部都察院同行惟丙辰春大學士李本掌部事考察科道奉旨專行都察院不與焉臣愚以爲耳目貴廣宜與都察院同事上是之於是奉旨與都察院考察科道官素行不謹者九人給事中鄭大經魏時亮周世選御史王漸王汝政劉思賢何其賢張櫨周希旦浮躁淺露者八人給事中陳瓚王謨劉東星岑用賓御史周弘祖耿定向尹校傅寵才力不及者十人給事中顧弘潞戴鳳翔黃才敏御史王君賞趙嚴周以敬王圻顧廷對張問明高甲得旨黜

降如例

十一月大學士掌都察院事趙貞吉致仕

時吏科都給事中韓楫劾奏貞吉庸橫以議改京營爲變亂  
奏保嚴清爲欺罔請罷之貞吉疏辯曰臣五月內乞歸展墓  
未得方擬再疏會大學士以勤先乞骸骨無何又會虜警臣  
義不當求去今秋防事畢大祀禮成百工休沐計披悃誠辭  
未及撰而韓楫之論劾又至矣夫楫言官也其惡臣之深者  
直爲近日乞止考察科道一事與大學士拱意不合蓋拱欲  
藉手聖諭以報復私憤故臣冒死陳請以阻其謀旣不得命  
卽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兢焉惟拱言是聽楫謂臣極力救  
解恣意抵排者指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楫亦在考察數果  
何人以此言告之乎楫又劾臣爲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



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往奉特旨兼掌院事臣不敢辭竊意  
上以拱權大重故重臣以彈壓之司與之並以分其權此明  
君御臣之術也今既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耳  
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  
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直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夫楫  
乃背公死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  
以至於彌天橫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  
臣放歸後願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任以樹眾黨使後來  
奸臣欲盜威權以行己私者不得援此爲例上手詔令貞吉  
致仕賜馳驛歸

命禮部尚書殷士儋入閣辦事

改刑部尚書葛守禮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南京禮部左侍郎孫鋌卒

十二月虜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俘

初趙全與邱富從山西妖人呂明鎮習白蓮教事覺明鎮伏誅邱富叛降虜全懼乃率其弟龍王廷輔李自馨從富降俺答駐邊外古豐州地屋居田作招集中國亡命頗雜漢夷居之眾數萬人名曰板升俺答授全等皆爲酋長邱富死全等益用事數引虜人犯破城堡殺吏卒無歲不至邊境苦之已而試百戶張彥文遊擊家丁劉天麟明鎮子呂西川及邊民馬西川呂小老等先後降虜與全等皆居板升全等因尊俺答爲帝治城郭宮殿期日升棟會大風棟落壓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復居而全等亦各建堡治第制度擬於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蟾宮鳳閣之號俺答亦貴近之隆慶初汾石之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二  
禍實全等本謀也時邊事孔棘中外籍籍以板升爲憂募有  
得全等者拜都指揮賞銀千兩久之不能得及是以把漢那  
吉故虜乃誘執全等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已得請遂  
受其獻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  
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及宴賚甚厚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  
國攜其妻以歸畱阿力哥及俺答使二人爲質乃得全等於  
是行受俘賞總督王崇古巡撫方逢時兵部尙書郭乾侍郎  
谷中虛王遴等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  
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貞吉等

原任戶部尙書馬坤卒

詔改部屬爲科道官

改授主事張思忠等給事中侯居艮等爲監察御史思忠宋

之韓俱吏科宋應昌李貴和俱戶科程文紀大綱俱禮科蘇  
民牧烏昇俱兵科丁懋儒陳三謨俱刑科張博劉伯燮俱工  
科居良浙江道任眷元江西道周思充福建道暴孟奇河南  
道桂天祥山東道陳文煥山西道舒鼇陝西道行人李采菲  
四川道杜化中廣東道大理寺正王元貴李純朴俱廣西道  
汪文輝張憲翔俱雲南道蘇民望馬三樂俱貴州道

調用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

時科舉校士遺落者悉詣巡按劉思問求覆校幾四萬人思  
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未至而士爭門入都指揮王國光呵止  
之退相蹂踐死者六十餘人又南昌知縣劉紹恤主彌封縣  
有素所獎拔士試而中者二人士論譁然謂紹恤私二人於  
是南科道官有言吏禮二部覆思問無罪國光行撫臣逮問

明大政纂要 卷六十二  
二人中試紹恤實不私然不應招致門生與萬言俱以不職  
調用奏報可

以故都督陸炳宅賜德平伯李銘

從其請也明年正月以十區賜慶都伯杜繼宗十五區賜固  
安伯陳景行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二終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三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隆慶五年辛未春正月甲子朔

舉計典

賜副使勞堪江一麟等十五人各衣一襲鈔百錠與覲者宴  
於禮部知府徐必進等二十五人貪酷者下御史按問是年  
不謹內有副使顏鯨人異之隆慶改元後屢經薦剡詔復其  
職至辛卯將起用而告卒矣賢者悼焉

以歲終閱視京營將士

詔百官及來朝官朝東宮於文華左門

從大學士李春芳等請也

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

皆責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護短當  
戒其末言大臣任已獨斷卽有關失孰從聞之臣謂宰相之  
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要格心之要在去讒遠佞  
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已惟陛下慎簡言官申飭大臣以消朋  
比之私回滄厚之俗章下所司言雖不用識者韙之

勒令原任操江僉都御史吳時來冠帶閒住

時來已調雲南副使矣都給事中韓楫劾其不職吏部覆奏  
如楫言故落職

以舉人趙蒙吉爲國子監學正

大學士貞吉弟也先是祭酒姜寶特薦之乃授是職

刑科左給事中笄東光閒住

先是東光以言事狂悖不爲公論所容所論亦竟報罷東光

益怏怏遂發狂疾走入會極門大呼同官奏言東光疾作不能供職請回籍調理上特黜之

以籍入陸炳莊田賜皇親李旺

計二十二頃八十七畝

冊封皇四子翊鏐爲潞王

命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爲會試考官

取中鄧以讚等四百人

三月冊封王氏爲榮妃楊氏安妃趙氏和妃韓氏容妃

定王親陞授官職例

都給事中韓楫言王親不任京官會典雖有其文然已故及無子孫者不在禁例中請敕吏部以後陞除官員除王親同祖親枝儀賓郡縣主未故者宜照例不任京職其不係同祖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三  
與夫人以下之親及係同祖而妃與儀郡縣主已故者一體  
陞除京職其男爲郡縣鄉君儀賓者亦如之疏下吏部覆請  
行各省撫按官查覈推用詔報可

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

一正體統謂按臣不當令屬官考註藩臬二修本務謂肅官  
僚振綱紀摘奸伏理冤滯宜力舉其職諸細故毋得侵三愼  
訪察四簡受詞五完勘合六公舉劾無論出身惟覈名實又  
必無俟出境以啟他議七覈查盤一委官毋過三處八倡節  
儉上嘉其議令從實舉行

廷試賜張元忬劉臧鄧以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踰月改趙用賢趙參魯吳中行等三十人爲庶吉士

起致仕禮部尙書楊博高儀於家

高拱奏博可任本兵儀可任東宮輔導及實錄副總裁請令二臣各以原官典司前務故有是命

封虜酋俺答爲順義王

先是總督王崇古言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且言吉囊大把都未與盟疑有詐臣未之許蓋老把都俺答親弟吉囊之子吉能等皆親弟姪而几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酋又多其本統親支也俺答於諸虜爲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然後可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羈縻焉第俺答以爲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臣聞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內親王台吉適王台吉使來臣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如其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卽不來則失俺把都酋之助其勢自破姑卽今秋入寇但能螫遼左不敢南窺矣今

俺答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  
言諸酋感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專通貢開市以息邊民  
第諸邊將士習燒荒工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  
惟陛下與諸臣計之耳發譯字生一人赴臣所候其表至譯  
之無觸忌諱乃敢奏章下兵部言事體重大崇古所奏獨憑  
一二夷使之言未有僉同之慮宜更會鎮巡詳議乞封通貢  
用何規制封疆內外用何界限開市有先帝明禁可復行否  
卽如今議已要我不燒荒不搗巢他日復要我不修邊不設  
備橫索難繼之物人心玩愒卒有意外之虞何以善後務計  
萬全然後候請旨集議恭候宸斷至於邊備宜益加謹其搗  
巢捕虜姑暫停止以候議定時都給事中章甫端等亦言國  
家大計講不厭詳乞敕崇古毋徼近功而忽遠慮且崇古威

名久著宜加秩久任以責成功上皆然之於是崇古等奏上  
虜酋乞封貢便宜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  
中俺答擁眾入犯薊鎮執馬房內臣楊淮等脅以奏開馬市  
先帝不允而咸寧侯仇鸞將兵出塞無功懼患潛以金幣媚  
虜仍許請開市以逭已責當是時開市之請非虜本心故不  
旋踵而叛盟肆掠先帝震怒始置於辟嚴爲之禁明旨具在  
臣等敢冒請以干大辟哉顧今虜情實與昔殊虜連歲入犯  
固多殺掠乃所亡失亦略相當又我兵出境搗巢趕馬虜亦  
苦之是虜固非昔之強也頃者戴天朝歸孫之恩旣獻俘闕  
下復約其弟姪並各部落誓永不犯邊又非如昔之擁兵壓  
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瓦剌蠶食西番慮我軍  
議其後故堅意內附以自固其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

復請市但許貢後容令貿易如遼東開元廣寧互市之規此  
國制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市比臣等以爲先帝在亦必俯  
從無拒也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城戒嚴至倡爲運甑聚灰塞  
門乘城之議幾爲虜笑今虜旣納款內附乃必欲定久要守  
尺寸以幸百年之無事異日有失究首事之罪是豈惟臣等  
不能逆覩卽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姪能要諸  
酋於目前而不能制諸酋於身後也夫拒虜甚易遵先帝之  
禁旨責虜詐之難信卽數言可決虜必憤憤去卽以遣降之  
恩不犯宣大土蠻及三衛必歲糾俺酋父子爲聲援以窺薊  
遼則吉能子弟賓免諸酋必爲蘭靖洮河之患九邊騷動財  
力困竭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若允虜封貢各邊有數年之  
安則可乘時修備虜設背盟而以蓄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

守不猶愈於終歲馳驚自救不暇者哉臣等又歷稽國朝北虜舊有通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剋減馬價而稱兵夷酋虜封王亦有大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許封貢便因條爲八事一議錫封號官一定貢額一議貢期一議立互市一議撫賞之費一議歸降一審經權一戒狡飾疏下兵部奏請刊示廷臣會議可否請自上裁未幾都給事章甫端張國彥給事宋應昌張思忠紀大綱各條上與王崇古八議互有異同詔併下部議於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廷議之徐文壁張四維等二十二入皆以爲可許張溶張守直等十七人以爲不可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李棠極言可許兵部尙書郭乾涓於羣議不知所裁條爲數事以塞崇古之請大抵皆持兩

端疏上上以爲未當令部臣議以聞兵部奉旨再議請以崇古議俺答王號餘酋授都督指揮千戶職銜今歲貢期已過二月聽於三四月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入市馬匹之數以杜爭端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等物不得擅出及他事仍執初議且言事在邊疆之臣知之亦惟邊疆之臣能之今日之事以及時內修爲良圖以久任責成爲要務又言套虜事體與宣大不同宜令陝西督撫更議可否上允行之諭崇古悉心經畫務求安妥仍督率鎮巡官等益嚴武備不得懈弛以致疏虞於是封俺答爲王崇古等又言會議封貢與原議未合者三吉能在俺答子孫中班行年齒旣尊而不與封職之榮入貢之賞必發憤而爲寇他日糾俺答窺陝邊而陝西四鎮之憂大故封貢之議吉能不可獨拒一也嘉

靖初吉囊盛強爲九邊之患自吉囊死且二十年部落旣分生齒日眾而各鎮又多畜丁壯搗其巢穴終歲不能寧居其所需於中國者段布鍋釜之類視東虜皆同而不容互市諸酋豈甘心是教之叛盟而勒其必犯也且鐵鍋爲虜炊爨之需今與之衣而不與之器虜眾何能自贍或謂鍋爲兵刃所出不可資虜不知虜雖得鍋不能鍊鐵否則如遼東開原建寧以廣鍋爲市蓋廣鍋不受炒鍊或可倣行此互市之議陝西必不可已二也主兵以養主兵誠不可減客餉專備春秋有警調遣兵馬之費今虜旣款則調遣可罷探哨可減其討賞濫賞在臣等自知撙節但守市遣使出入往來非此無以示好故臣請於客餉中動支萬金以備互市撫賞之費或給商販令易貨充市以濟公私此撫賞之費必不可省三也章



下兵部請行陝西總督戴才勘議可否其廣鍋行督撫親驗戶部覆撫賞動支客餉如議上從之於是授酋虜昆都力哈黃台吉爲都督同知賓兔台吉等十人爲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十九人爲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爲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爲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爲百戶昆都力哈卽俺答弟把都兒也於是諸酋解辮髮受封號請世世比於屬國邊以靖而中國逋逃知虜不足賴事急卽以之爲市□有深創矣當是時上告郊廟昭武功至加賚帷幄而崇古進孤卿於是輔臣合疏言頃北虜款塞三陲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覲之會而今乃有之實我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之所致也方初議時發言盈庭而臣等所爲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焉夫夷

狄之性譬則禽獸適其欲則搖尾而乞憐違其願則狂獒而反噬爲中國計者惟當因所利而順制之固非可以禮義馴服法度繩約者也嘉靖中北虜求貢不過貪求賞資與互市之利而止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卻其請而斬使者絕之於是黠虜怨憤擁眾大舉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昌薊甚或直抵京畿二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佑國家使其孫委命自至賴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義稱藩請貢此天以安攘之機贊我也於是因而受之不惟名順義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此其一也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懾服百蠻況其輸誠稽

穎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素有萬不同拒而不受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之德威於海內也故直受而封賜之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獷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也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謀國者本畫之所在也虜自庚子猖獗以來先皇帝常切宵旰之憂下詔修舉邊務者屢矣然勞力費財迄無成效者非直當事之臣虛文應故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卽有修爲隨經殘破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故不能積累以日就於成而徒費無益也今虜旣效順邊境無事正國家閒暇之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

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句引之黨卽有沈幾密書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靡常必無終渝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力則有一年之成功有兩年之時月則有兩年之實效得三五年寧靜必將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如是而彼能尋盟則我仍示以羈縻之義彼如背約則我得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則要領之圖謀國者本畫之所在也由前二說旣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方取必於將來若苟見一時寧息遂爾偷怠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侵弛愈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覆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伏望敕下兵部嚴飭督撫將領諸臣改絃易轍具奏

議處仍賜敕戒諭責其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法諸事每歲拓廣整頓條實具報著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襲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而廟堂得坐勝之策矣疏入上嘉納之亟令所司議行因條八事一宣府南山一帶如總督王崇古前議不必先期駐守防秋畢日有所贏財另項收貯其戶部年例銀仍令歲給如故以備緩急一各邊城堡惟宣府稍完大同次之延固甘肅則半傾矣宜令官民隨便修築務求堅善一訓練兵馬大操不如小操合操不如分操宜責令守巡兵備官悉心考覈不得徒具彌文一工部軍器多不堪用今議發銀聽各邊自造請下所司評定可否一屯卒逃亡苦於賦重請令各邊以甘

肅爲例屯地久荒者永不起科近荒者十年後起科一鹽法之弊起於有司多派斗頭以致官商多困倉庾日虛宜設法疏通以復國初飛輓之舊一邊軍缺馬俱令籍數上請以憑給發馬價一民亡入虜中者行所在多方招撫若有沈幾密畫不妨徑自酌處得旨依擬仍令從實舉行

夏四月詔江西燒造磁器十餘萬

工科給事中龍光等請暫停止以蘇民困報聞

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

請曉諭今歲進士使知遵守一曰端趨向二曰崇節儉三曰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曰敦禮讓六曰弘器度上然之

五月敘廣西古田平寇功

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先是古田獐

賊攻劫會城戕殺官吏連歲苦之其最黠者韋銀豹其父朝  
威自弘治間與其伯朝猛占據縣治正德中朝威伏誅銀豹  
挾其五子四出擄掠與黃朝猛據鳳凰潮水二巢險固不可  
拔正茂與遷調思明等處土兵及漢兵共十萬令大猷統之  
直抵諸巢合營進剿凡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  
一千三十餘人撫其不從寇者六百六十餘所正茂之功居  
多捷聞上嘉三臣首功乃有是命其諸有功當錄者命巡按  
御史勘聞於是遷正茂等條上善後事宜一設兵備參將各  
一員彈壓其地一設千戶二員百戶四員旗操軍四百人以  
嚴提備一龍門隘都狼隘牛河三處宜樹柵立堡立營防守  
一芟伐林箐夷其險阻每二十里建一遞鋪以犇民充之一  
古田既改爲州夫馬廩給請以桂林所屬柳浦建安橫塘等

驛分撥一版圖既復宜分里隸各鎮殲絕各獯遺田候踏勘處分其復業聽撫獯民編立里保糧則從輕並禁州官科擾啟釁一布政司貯軍需宜時加稽覈專備古田無得那借戶兵二部覆奏上皆從之然是時銀豹實未死祇以窮蹙陰令其黨覓肖己者斬首以獻主簿廖元把總王綱相與證之已捷聞矣其後稍稍傳不死狀正茂令僉事金桂蹤迹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致之麾下六月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械銀豹赴闕下得旨械豹令正法命御史治元等罪並覆桂等功狀以聞遷等宥勿問九月磔銀豹並斬其孫扶獯於西市傳首夷方

授陝西舉人呂讚爲國子監學正

以撫按官張祉等交薦其孝廉故也



明大正集卷之六十一  
一  
敕督學諸臣兼詢德行

從御史陳文煥奏也

改瓜州土壩爲閘以便漕州

從工科給事中張博奏也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春芳疏凡五上上察其誠懇優詔褒美賜馳驛遣行人曹詵  
護行仍月給廩歲給夫

漢陽知府孫克弘削籍

克弘者前大學士徐階同邑人也遣其家人孫伍至京師或  
妄傳爲階所使給事中韓楫宋之韓計欲尋端批根以中階  
伍寄宿民家兩人奄至其臥內襲執之大索資裝求階事爲  
左驗而伍所持獨克弘所與親故書他無所獲乃更引他事

謂階子璠等侵盜本府起解錢糧各坐以不法並盡捕階家人畱住京師者雜考治之御史王元賓受楫等指窮竟其事執伍等送法司因奏克引夤緣陞遷當罷狀並極言詆階克引坐斥於是喜事干進之徒益務蹤迹階事爲奇貨矣

六月原任吏部左侍郎靳學顏卒

學顏濟寧州人爲人淳謹內行修潔文學氣節俱爲士論所重以三品未考滿賜祭一壇給半葬

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朴爲張齊訟冤

並論都御史王廷刑部尙書毛愷等阿黨肆意比附成獄請法司更訊亟爲昭雪已而刑部尙書劉自強覆奏齊所犯絕無事實廷愷追奪原職乃補齊通州判官

令庶吉士趙用賢等同修撰張元汴等翰林院讀書

自嘉靖丙戌後進士及第者不復入館肄業至是始復故事云

### 定官生除授陞遷例

吏部言官生任宗人五府者率多出爲雲貴兩廣知府不旋踵輒罷去若謂此輩不足用姑如是處之云爾是人與地皆不得其宜也按部署等官年資深者始得爲知府官生旣可爲知府則亦可爲部署等官乞自今官生出身六七品以上者得陞部署及京府治中太僕寺丞等官如果稱職則遞遷之至於遠方知府尤當與內地一體除授陞遷不得低昂從之

### 禮部請議定宗藩事宜

覆河南撫按栗永祿楊家相禮科給事張國彥等奏也大略

言歷考前代未嘗有宗室而坐食縣官者我聖祖獨厚宗親世授爵祿恩至渥也然聖祖當天潢發源之始故奉以數郡而易供今日當宗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財而難給以天下通論之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今則玉牒內見存者共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祿糧八百七十萬石有奇郡縣主君及儀賓不與焉是較之國初數百倍矣天下歲貢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室祿糧不啻倍之然特論平時耳萬一遇水旱凶荒征輸無出將何以處之又特論目前耳將來傳世萬億生齒無算又何以處之今上下公私兩受其困良以恩施寡節而供輸之策窮禁縛太嚴而資生之路絕今日之勢有不容不變通者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襲封之典曾不少變是待祖宗者薄而待子孫者厚恩禮不幾於

倒施乎今之論者動曰祖制不敢輕議然觀洪武初親王祿米五萬石不數年後以供給難繼減至萬石其後待慶遼肅谷諸王俱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制祿已無定矣永樂間秦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是文皇帝頒祿已變更矣爲今日計國家財力無措則不得不限服制以殺其祿給祿給旣減則不得不聽自便以開其生路生路旣開則不得不嚴法制以禁其爲非蓋審時酌變爲國家經久之圖莫有過於此者伏望皇上諮求長策容本部以先後諸臣條議通限各王府一併議覆如違限者治輔導官罪候各王府議至之日本部卽請大集廷議恭候聖明獨斷以成一代章程以定萬世法守上報可

詔舉人才德出眾者與進士一體陞取

詔行太僕苑馬寺及運司官稱職者與布按司一體陞遷  
按此二議皆出拱意柰之何其不果行也

詔罷膠萊河役

時給事中胡價等奉命勘視奏言今爲新河之議者徒指元  
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三百餘里親覩其利害也  
臣嘗濬分水嶺驗問獻祈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  
徒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  
稍有潢汙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  
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聚衝流積沙爲河大害縱謂諸水可  
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流濟河之用則諸河之不足用明矣或  
謂新河頗多積水可因用爲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

滯之故設能濬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  
濰河之水不知濰河在高密西去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  
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可濟則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分水  
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近海通潮又皆岡石  
糜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連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枯  
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  
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爲勞費而無成國初偏訪運道舍此  
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而不行良由於此臣請亟罷其事並  
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勿使今日旣誤復誤後人也上  
乃罷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按山東平慶州東南境  
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漕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  
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至萊

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  
可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主開復並於  
馬家濠鑿山麓通海近該巡按山東御史□爲正題會同都  
御史李世達勘議欲從元人故河引泉瀦水通漕閘道但南  
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沽河流沙與沙  
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取欲由把  
浪廟地名路溝另開二渠至鴨港纔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  
鴨綠港迤南尙有沙洲見露水中卽空舟尙不能行況古路  
溝未能通地脈相似安知下無沙安保他日海沙之不湧入  
北海海倉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及昌邑夫三千  
餘人撈二十餘日給過工食二千二百兩去沙僅二尺路止  
二里沙堆積岸上大潮一至沙壅如故且復議築隄約水障



沙不知海口之隄用土則不能當用石則費不可計分水嶺  
自嘉靖十七年十八年二十二年三十二年隆慶五年節次  
勘測皆高海面五丈以上上接白河流沙先年都給事中謂  
流來之沙旋挑旋壅況沙中乃有石沙見水則可搏濕泥帶  
水則成稀滋軟土故役人言地底有泉泉內有沙工力難施  
夫海口之沙旣欲避而不可得兩海之潮又勢遠而不能通  
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膠河都泊諸水以益之而春夏旱  
乾俱各微細旣不足恃秋防沙壅輒復爲患徒費挑濬奏聞  
報罷

秋七月令教職及雜流官得就近地銓補

賜故少詹事黃佐諡文裕

廣東撫按李遷趙煊言佐志行端毅學問宏深故諡

八月旌表順天府烈婦張氏

生員翟思榮妻也夫亡絕粒者二十一日卒科道請表揚之令緝拏指稱吏部駟騙者

先是王三聘輩假稱高拱外甥表姪騙財有證拱自訪獲送刑部問遣至是疏乞嚴禁上深然之令廠衛五城訪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約

定徵賦不及數降俸格

以見年爲正徵當年卽完以前負爲帶徵陸續補足總計分數議降一級仍在地方視事俟完足之日始復原官原官之日始計俸考秩行取陞遷若地方凋敝殊甚許撫按覈實定限從容徵補如資俸已深限期未滿而額有半完者亦得陞取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三  
許吉能同俺答入貢

總督陝西都御史戴才因上互市事宜一改延綏市廩於紅山邊牆閘門之外修復寧夏清水營舊廩開市之日列卒守之以防不虞一發延寧二鎮椿朋地畝等銀大小二池鹽課銀一萬兩及陝西鎮椿朋馬價銀五千兩收買貨物待虜入市一發太僕寺馬價銀二萬兩輸之延寧買馬上皆從之

九月山東守臣言安集遼人之議有八

青登萊三府海島潛住遼人遼東每年勾攝既不可得而山東虛文羈縻終非永圖今議一定分管青州諸城縣分管齊堂島萊州府膠州分管靈山島行搓島卽墨縣分管福山島大管島小管島田橫島掖縣分管芙蓉島登州府文登縣分管劉公島寧海州分管崆峒島青島宮家島蓬萊縣分管沙

門島長山島大行島鼉磯島墨山島小岨島黃縣分管桑門  
島三府共二十島遼人附居者皆籍而撫之二嚴保甲保長  
朔望詣州縣受事歲報戶口之數三收地稅各島見耕地八  
千三百八十六畝宜比寄莊事例畝量稅銀五釐以備巡察  
海道備倭都司修船之用四查船隻各道遼人漁販船隻大  
則稅銀二錢小則一錢二分各輸州縣以備修船敢有擅用  
雙桅遠泛海洋或近高麗者罪無赦五平貿易遼人既爲編  
氓宜與土人均平交易不許入夜私交以生他釁亦不許貨  
違禁物六專責成安緝撫綏當責成海道及都司乃有統紀  
七修哨船海禁日弛乞令將所造海鷗船十艘遼船八艘及  
時修理八杜續逃各島安插既定遼人避事亦有續逃者宜  
令遼鎮重禁金州等處人毋復越海上從之

巡撫大同劉應箕疏明職掌

上命兵部尙書楊博等再議曰總兵以鎮守爲名是古專閫  
之任巡撫以贊理爲義亦昔監軍之職故職任不分則尸祝  
無代庖之理職任太分又恐非同舟共濟之義今應箕止以  
近年賞罰不當爲巡按各州縣勘功官所持故設此論以自  
別於將官不知各處巡撫亦請有旗牌設有標兵儼然以將  
官自處及至有事乃欲自異得乎今斟酌所議自後沿邊沿  
海鎮巡官宜令各遵敕書行事遇有地方功罪通查職掌一  
體酌量論賞行罰其總兵官臨陣有功則敘功在巡撫之上  
若退縮憤事虛冒錢糧罪坐總兵而不及巡撫巡撫調度失  
策及臨警坐視不共贊襄亦當從總兵之罰今後巡按參劾  
視失事大小爲差不得概及鎮巡勘事官令隔別差委上從

之

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其神主序於先儒呂祖謙之下

詔燬陳建所緝資治通紀

從給事中李貴和言也

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事竣

崇古及巡撫劉應箕楊綵孟重總兵馬芳趙岢麻錦等陞賞  
有差

冬十月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再疏求去許之

十一月以陝西貢市事竣賞虜酋吉能等有差

效勞總督戴才巡撫郅光先張蕙總兵雷龍謝朝恩等各賞  
銀幣有差

大學士殷士儋致仕

先是御史趙應龍言其因太監陳宏夤緣入閣未幾御史侯居良復論其始進不正求退不勇於是士儋請益力上慰畱至再及是始允賜路費銀鈔幣馳驛歸廩夫歲給如例

詔以徐學謨復職敘用

學謨前爲湖廣副使巡按雷稽古劾罷之至是撫按汪道崑等言學謨事皆風聞無實不當罪故有是命

十二月宣大總督王崇古條陳邊計八事

一修險阻一練兵馬一收胡馬擬春首發宣大山西各馬價銀萬兩聽軍前易馬一散逆黨謂款虜數萬仰食板升收穫若招徠太速恐啟戎心宜用閒緩圖一積錢糧謂宜俟一二年後虜果無警方可漸損客餉以給主兵一理鹽法謂邊商

報中日寡由大商占引抑困之故宜責各運司嚴法禁治一  
開屯田謂宜移山西屯田僉事於代州專理三關及大同鎮  
屯務一整器械謂禦虜之器獨湧珠大礮最能及遠乞發工  
部銀萬二千兩分給各鎮增置疏下所司議俱從之

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疏陳六漸

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熟夷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  
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  
之漸 按此亦事有必至知言哉

虜寇遼東總兵李成梁等帥師禦之於卓山等處大破之

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酋首二人獲馬六百餘匹甲二百餘  
副其他夷器無算成梁及總督劉應節巡撫張學顏副總兵  
趙完等各陞賞有差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三  
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原任漕運都御史陳爝俱奪職

時給事中雒遵自邳河勘工還上言運船漂沒之故始於漕司缺船併糧太重故一遇水發相繼而敗又官旗侵冒者多度不能償輒妄引船壞自解此則漕臣陳爝等之罪也至於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盡從漫坡經流南出小河口若令季馴稍緩築隄一月則漕船可以盡出漫坡避新溜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從新溜坐視陷沒方且騰章報功罪滋大矣工部覆如其言故令冠帶閒住

隆慶六年壬申春正月戊午朔

詔雲南廣東採辦珠寶

歲進寶石二萬塊珠八千兩三年而止科道張書劉世曾疏請節省報聞

命工部尚書朱衡兼副都御史經理河工

從雜遵薦也

命參政潘允端移駐淮安專理漕務

從都御史王宗沐奏也因革漕運協同參將

戶部尚書張守直條列漕政事宜

一申嚴議例如糧船到淮後期責在各處巡撫已到淮而更遲誤責在漕司一查處糧船各總淺船已回水次者責令委官嚴修及行各把總豎桅量派毋令重載易壞其守凍未回者另覓民船裝糧抵壩候凍船回日修理仍將委官查究一查刷船軍諸殷壯戶丁照額僉運不許募無賴代充仍五船編甲互相覺察一議處漂流務將官旗盡家抵償沿途有司不得妄行勘奏其撈獲餘米監收官別貯先支得旨如議行

令山西右參政孫枝左參議查鐸閒住

時萬壽聖節二臣不肯入賀爲巡撫楊綵所劾故黜之

禮部覆陳輔導東宮事宜

先是科道張國彥等議上下部議尙書潘晟覆言獻議雖殊  
大意有十曰慎選宮僚曰久任輔導曰精擇近侍曰親近師  
友曰內崇孝敬曰外敦齒讓曰仁體天地曰儉法祖宗曰欽  
崇正訓曰躬垂聖教宮僚在閣臣吏部遴選得人上請久任  
左右近侍在司禮監審擇質疑問難親接儒臣一切孝敬仁  
儉有關儲教者在皇太子遵修古誼以光睿德至於燕閒之  
際質問所業時加訓迪則惟皇上加意議上報可

二月設新寧州

屬廣西南寧府從殷正茂奏也

令廣東舉劾另立科條

從吏部言有弭盜安民循良著績者不拘多寡盡登薦剡本部更加諮訪亦不拘行取超擢他省不得援例從之

甲午皇太子行冠禮

浙江巡按謝廷傑請罷客兵以恤度支練主兵以濟實用從之起吏部侍郎張四維協理詹事府事

選東宮輔導官僚

閏二月虜酋黃台吉掠車夷革固等帳房

革固者不知始所從來嘉靖閒始流住宣府邊外與史夷雜處遂因撫之以爲外藩然非故屬夷以故往往爲台吉所掠至是撫臣吳兌奏言已使人詰問黃酋令其遣還但與史夷勢同唇齒請於近邊閒曠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插史夷

明大正集要 卷六十三 三  
俾頓老小其壯丁悉聽近邊住牧是東路又設重險以夷禦  
夷一利也潛消虜謀二利也另堡安插免夷漢雜居三利也  
築堡規制止可安插老小家財其壯丁帳房環列堡外平時  
附近牧放有警登堡防禦每堡選撫夷官一員率通夜人等  
爲之稽防姦僞啟閉堡門既預弭其跋扈之謀又羈縻其飛  
揚之志四利也巡按御史劉良弼亦言車夷與史夷自相依  
附而中國視二夷以爲外藩車夷既去則史夷之勢自孤恐  
難存立史夷再去則北路之藩籬盡撤益難隄防中國制馭  
不可不謹事下兵部已命總督等官遣使詰問真實責令遣  
還如占愆不發先革車夷撫賞並酌處機宜上是其議

三月始定捕盜條格

時盜劫安義縣庫知縣曾知經爲民署分守方良署俸降一

級

戊子皇太子出閣講學

黜南京管倉主事張振選間住

因禁外屬抗違上官時南戶部尙書曹邦輔奏振選抗不職吏部覆言往歲執政之臣悅人媚已故愴夫之在庶寮者託爲奧援以語言相構肆意排陷於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敢恣其胸臆卽未必有奧援者亦皆以違拗爲風采而安意承行者蓋鮮矣其外省則由巡按御史往往以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官望乃曲爲護庇引爲私人陰授以廉訪之柄凡二司賢否悉出脣吻於是二司反皆畏懼曲意結納請通行內外諸司今後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俱如振選例上官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巡按有護庇引

爲私人者聽部院科道參奏上報可

禮部尙書潘晟致仕

先是給事中宋之韓論晟衰朽不堪典禮上慰畱之同官賈待問匡鐸等亦攻之晟三疏求去乃得許按之韓淺鄙狼愎內陷附當事以自肥利而外務搏擊以必勝立威不獨攻晟一事士大夫多側目視之

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上海運議

其略曰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害宋人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

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一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之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一自溫入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彼以陋夷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於河也彼又以爲河亦有不如海利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皆壞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邱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於河而協以海自可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不可棄也此都燕專勢二黃河西來禹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於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而歸諸北也乃今則



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閩家口出支河近符離靈壁又幾於  
正南夫河自西北而底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  
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不能  
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於河之通則計將安出  
此目前急勢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以爲  
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防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  
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海稽天則  
迴避靡地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敗以其起太  
倉嘉定遞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  
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  
窟宅卽以舟與米行於其閒因其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  
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

於此者因條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請將淮揚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派海運遇有災傷改折以鳳陽糧米足之一議船料通計船四百三十六艘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置造合用料價十一萬八千四百兩卽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並折糧減存班匠等銀解用一議官軍宜分派淮大台溫等十四衛責令撥軍領駕每艘以九人赴運以三人扣銀添僱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領幫官員於沿海衛所選補一議防範責令巡海司道等官定派土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一議起剝天津海口水淺舟膠用剝船轉運至壩每糧百石給水腳銀二兩九錢其輕齎銀先期委官由陸路解赴督糧官收用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帶私貨八十擔給票免稅以示優恤

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妥神明疏下部覆如議於是海運行而議者籍籍誹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夫禹貢刊滌功止達九河畿藩荒服惟薄海固古聖帝明王之所不能用也元史具僭海運所失陷之數詳矣風濤不測洋舟漂沒亦云歲有計一舟所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歲以數十百人之生死與漕數較多寡而以爲便憂人之君相殆難言之矣又廢棄百年事未會而難安顧燕爲皇都獨議漕國家歲漕四百萬石爲京師命而經絡中國二千餘里之水以爲漕則漕其員官也喉嚨曰員官古之治河者順其性抑使無爲害而止矣今不惟去其害而且欲資其利不惟不敢導之北口方築隄捲埽歲費以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

戎然計獨在保漕馬中丞卿有言京師脫六月無漕者困矣何暇及遠盍姑爲紆目前計乎蓋其慮也

尙寶卿劉奮庸疏條五事

一曰保安聖躬二曰總攬大權三曰慎乃儉德四曰畱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 按奮庸疏詞有所指斥頗中時宜阿意者以爲久不徙官有怏怏心更相與詆訾之過矣

安慶官軍亂詔械指揮張志學等至京鞫治

志學與知府查志隆有怨至是以支放軍糧事愈恨之遂與指揮馬員圖張承祖率舍餘馬應舉等及家奴屯卒四百餘人閉城大譟圍府舍欲殺志隆守備楊遇春不爲禁洵洵三日乃稍解南兵部尙書王之誥等奏聞乃遣官校逮志學等而赦屯軍脅從者已而南守備太監張弘言志隆稽誤月糧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  
激變軍士又擅離職守潛入南京亦乞速究以彰國法乃並逮志隆於京師訊之

戶科給事中曹大埜論大學士高拱大不忠十事

疏言前聖體違和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曹金飲酒作樂一也東宮出閣講讀拱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敢於自尊無人臣之禮二也自拱復用昔日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降黜殆盡善類一空三也副使曹金其子女親家也無一才能乃超陞至刑部侍郎給事中韓楫其親愛門生也歷俸未久以承指而起爲右通政四也科道乃陛下耳目拱每當選授卽於部堂戒諭不許擅言大臣過失五也結言官爲心腹凡陛下微有取用卽交章上奏至拱罪惡皆隱諱不言六也久掌吏部凡黜陟去留不恤清議益權之重過於嵩而其引用匪

人排斥善類亦甚於嵩七也如副使董文采餽以六白金卽  
陞爲河南參政吏部侍郎張四維餽以八百金卽取爲東宮  
侍班因權納賄贓迹大露八也原任經歷沈鍊論劾嚴嵩謫  
發保安楊順路楷受指阿意誣鍊句虜無辜見殺比順楷論  
死天下稱快拱乃受楷千金強辯脫死眾皆不平九也操江  
吳時來在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  
黜之大學士徐階受先帝顧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  
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至於太監陳洪之間住出自宸斷  
拱與洪密嘗諷令言官欲爲報復俺答歸順惟聖威所致拱  
乃揚言於人而歸功於己十也疏入上責大桎妄言命調外  
任 按大桎所論內亦有中拱之病者然是時疑者謂出張  
居正意而受曾省吾指故不數年而大桎爲江右巡撫居正

明大政彙要 卷六十三  
三  
死而大桎遂罷云

九卿大臣科道等官並上疏畱大學士高拱

時拱辯且辭上已慰諭褒美未嘗聽拱去而諸臣連章保畱  
識者以爲諂云

夏四月降尙寶卿劉奮庸爲興國知州

奮庸自建言後眾排端尋之謂其怨望高拱故言有譏刺及  
大桎疏出皆指目爲邪黨給事中涂夢桂乃極詆奮庸而程  
文又盛頌高拱摘大桎疏一一辯析之得旨奮庸降調大桎  
爲乾州判官時識者謂夢桂等朋比卑諂公犯名義云

應天府丞邱有崑革職爲民

巡按御史姚光泮劾奏原任編修曹大章原任苑馬卿韓子  
允詐取平民財物萬餘有崑亦入其重賄贓迹頗著吏部請

罷有崑其大章子允行南京法司逮問具奏從之

詔准魏國公庶子徐邦瑞襲爵

命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詔復故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職

給事中劉伯燮上言總督曾銑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規復河套任事過勇而謀淺疏宗憲依附權勢糜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銑既蒙贈蔭而宗憲未獲昭雪何以爲邊臣勸宜稍加恤錄故有是命命逮問杭州衛千戶陳鎮等如律

檢討沈位以奉使冊封舟過睢寧與鎮等爭道鎮等率諸漕卒毆位死僭運御史張憲翔以聞給事中馮時雨等亦乞盡



法以銷亂萌故命巡按及僉運御史逮問如律

五月工部尙書朱衡會議瓜州建閘事宜有五便詔從之

復廣西全州灌陽縣編戶

國初編戶十四里後徭寇殘破居民流徙田多荒蕪僅存八里又調他衛軍屯守許自占田懇種田租歸軍衛者十六七民籍日減僅存六里至是撫臣郭應聘以古田賊平清丈田畝請以軍餘承種民田者皆入有司以復十四里之額從之賜虜酋俺答順義王鍍金銀印

總督王崇古爲俺答陳乞四事其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封忠順王例其二請許貢使入京比於三衛每酋貢使二人總督大酋四人俺答十人總六十人貢馬三十匹其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斤煉鐵五斤尙未可爲兵器潞鍋生粗每十斤煉

鐵三斤宜可給與令其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虜中親屬布  
段米豆散所部窮夷塞上仍許不時小市疏入兵科梁問孟  
以爲鍋可互市撫賞不宜輕舉禮科陸樹德言貢使入京有  
五不可凌虐驛使一也忿爭起釁二也京師之內館穀闕略  
虜如不逞損威傷重三也窺伺動靜四也今來雖少後必漸  
多如水穿竇勢難卽塞五也宜令通事代爲之進便吏科維  
遵等亦皆言不可許兵部因會戶禮部議乃言順義王印宜  
如崇古議鑄給凡表章俱以印進其貢使入京僉謂不可第  
故事夷人入京必欽賜筵宴簡命勳臣以待且厚其賞今順  
義王使至邊宜遣光祿署丞齎賞物就給令本鎮具欽賜筵  
宴總兵待之如禮其議廣潞二鍋均犯出境之禁無已則以  
銅鍋代之宜令總督市給其虜酋親屬及窮虜之賞不可以

久宜總督審畫一之法勿靳勿濫如各鎮原議上從之乃賜印

己酉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是時上疾已急口雖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頷之屬託甚至蓋自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庚戌上崩於乾清宮

翌日發喪頒遺詔

秋七月丙戌上尊諡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九月壬寅葬昭陵

按上天資純粹寬仁大度改元以來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義之征絕無名之獻除煩節冗恤困疏寃獎遺逸汰

儉邪供膳減省掖庭嚴肅近侍有犯盡法無貸言官觸怒終  
蒙釋遣舉大闕之禮以討軍實申失律之誅以正戎章是以  
窮廬大漠之長貢使不絕嘯峒憑林之孽傳車自詣雖言者  
數請修御便殿召對故事皆未之許然端凝厚重不殺自威  
優崇輔弼羣力畢收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先儲貳  
之教爲長久治安之計蓋清靜化民庶幾漢帝寬仁馭下比  
迹宋宗雖享國六年而貽謀宏遠矣

明大政纂要卷之六十二終